

水主宰的世界

文 / 薛滔



Kay sheila LAWRENCE

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博士生候选人
1954年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伊普斯威奇市

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7日，来自澳大利亚的Kay sheila LAWRENCE，在昆明苔画廊举办了“My Body is Mostly Water”装置影像展，这是Eco AiR Program苔画廊生态艺术驻地项目，她在昆明现场完成的系列作品，旨在揭示作者身体与当地生态问题之间的关系。



木文在干涸的干涸，可被重新设计，但需

Kay来自澳大利亚，那是距离云南五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云南丰富多样的地貌特征及聚居于此复杂多样的少数民族，导致了云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别样风貌。Kay欲用她的视觉和文化方式来解读她所看到的云南及在昆明生活后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云南并不具备一个清晰的，统一的区域文化特征，多样性与复杂性才是云南文化形态的主要特色。所以，要想在很短的时间来对云南的区域文化做出一个准确反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Kay在昆明所做的“第三文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然而她依然做出了她的表达，那么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一个快餐式的反应。

什么是“第三文化”，它既不是本土文化也不是外地文化，是两者混合后的产物。乍一听，这很像旅游者的感受。一个游客，离开家乡（主要文化）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居住地文化），这时家乡的文化不能完全起作用，对于居住地的文化又不能完全了解和融入，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感受，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应对周围遭遇的一切，通常中国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是中国人与新环境的一种处世之道和生存哲学，出发点与目的是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似乎Kay的“第三文化”不是如此，她所看到的，在属于第三文化的人群中建立起的是中性关系，对两者都没有归属感的立中立状

物性，在昆明，作者身体与当地生态

态，这种中立状态没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植入观点，也没有被动文化适应的机智反应，是一种中性比较客观的“他者”立场，但它却又起到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可以产生新生事物的方式，Kay欲用一种放弃立场的方式来应对新的生存环境，用一种“他者”的方式来观看环境同时观看自身，她所做的工作更像是一场科学实验。

问题是，这不是一场科学实验，而是一场艺术展览。所以在Kay的作品中，有很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对于昆明的观众来说，这样的艺术，这样的视觉实在是太困难了。“水主宰的世界”是展览的标题，“旨在揭示作者身体与当地生态显著问题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得需要观众自己去感受和理解。

在Kay的作品中运用了羚羊头骨、毛发、纺织品和数码照片。这些都是云南人非常熟悉的事物。羚羊头骨、毛发、纺织品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确实会联想到图腾崇拜，这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而数码照片则是如今人们生活中的必要因素，人手一只的手机，无处不在的即时拍摄，这得感谢数码科技的发展。对于材料的使用，Kay更多使用出象征主义的手法，这和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又再次不谋而合。原来，对于环境问题，对于人类的思考，从来就没

有跨越人类最初的本能反应，原始部族对世界的初级认知。也就是说，无论科学和社会以及历史如何发展，我们所拥有的还是同样的肉体和一个地球。

对于Kay作品的解读，并不能代表作品本身。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观众解读作品与作品本身是平行的，观众的解读构成作品之外的另一个作品部件。而在实验性的作品中，并不会对问题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对于问题的体验和感知以及对于问题的提出，这就已经完成了作品的全部过程。所以带着试图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结果的期待而进入实验艺术语境中的人来说，注定是要失败的，Kay在昆明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思考。





关于项目和作品艺术家自述

Kay sheila LAWRENCE

我的创作游走于自然和文化的边界，以及研究相关的时空错位和自然环境所依赖的脆弱平衡等。利用光纤纤维和多媒体的视觉来呈现 21 世纪的生态、社会和文化问题，我尤其关注生命的必需：水。

人性是一种活跃的生态机构，由于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产生的所作所为正深刻地影响着这千变万化的现实。在 21 世纪，我们很有必要仔细斟酌自己与这个星球共处的方式，并重新探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纺织业与数字媒体的并存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式有着隐喻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的科技与知识之间找到平衡。我的环境研究中包含了根植于这些空间中的文化和社会记忆。行为作品和摄影，一直秉持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理念的创作。人体在我的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通过材料和技术等与人体有关的形式，我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这个意象来。我利用布料的隐含关联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认知和文化的关联来使这些作品能与观者产生一种高于视觉层面的交流。

我的创作游走于自然和文化的边界，以及研究相关的时空错位和自然环境所依赖的脆弱平衡等。利用光纤纤维和多媒体的视觉来呈现 21 世纪的生态、社会和文化问题，我尤其关注生命的必需：水。

人性是一种活跃的生态机构，由于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产生的所作所为正深刻地影响着这千变万化的现实。在 21 世纪，我们很有必要仔细斟酌自己与这个星球共处的方式，并重新探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纺织业与数字媒体的并存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式有着隐喻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的科技与知识之间找到平衡。我的环境研究中包含了根植于这些空间中的文化和社会记忆。行为作品和摄影，一直秉持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理念的创作。人体在我的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通过材料和技术等与人体有关的形式，我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这个意象来。我利用布料的隐含关联来唤醒人们的记忆，用认知和文化的关联来使这些作品能与观者产生一种高于视觉层面的交流。

之前在亚洲的驻地经历已经证明，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和反映文化社会差异的重要性。当与本地社区，而不仅限于与艺术社区或组织机构互动时，这样的经验将被放大。驻留期提供了研究、思考和创作的时间，并强化了有意义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以及融入另一种文化的重要性。驻地期间的经验有利于我们了解在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人们在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中到底做得如何。

我的驻留经验让我发现作品总是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创意折射着人们对所处环境的观察。因此任何计划终将被修改。之前我在北京，是研究特定蓝藻、微囊藻的环境问题的。我看到这一物种在昆明附近的滇池，与水葫芦反映出了同样的问题，目前大量的工作都围绕水质纯化。





Kay sheila LAWRENCE